

# 玻璃盒子里的张小姐

◆ 张芝 / 口述 赵令宾 / 整理

张芝, 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。1929年生于北京, 1939年举家迁居上海。1946年因父亲过世, 就读高二的张芝辍学, 成为私营电台女播音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 进入上海人民电台播音组。1958年10月1日, 上海电视台开播首日, 张芝和男播音员陈醇在人民广场上搭档主播第一条电视新闻《1958年上海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和游行》。赵令宾, 张芝的外孙媳妇, 近年专心为外婆做口述实录, 记录已然逝去的烟云。



▲ 1948年, 张芝在亚美麟记电台大播音间门口



▲ 中年张芝

▲ 张芝和女儿朱宁、外孙媳妇赵令宾

维斯在电影当中的片段与表现, 她过去演过什么片子。很多电影的片名, 都是朱先生起的, 比如: 《出水芙蓉》《金石盟》。他认为片名取得好, 吸引力就大, 看的观众就多, 票房价值就高。

为了吸引更多听众, 我们在西乐节目里推出“幸运数字”活动。听众可以打电话或写信来点歌, 同时申请一个号码。我们每星期抽奖一次, 每次抽出十个号码, 奖品是两张电影院花厅的电影票。电影票对朱先生来说是最不缺的, 他在影院票台上一签字就行了。这样一来, 节目就越发红火起来了。听众不单是来电话, 来信的也很多。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, 全送到华纳公司。华纳公司没有人手来拆信, 朱先生就想出了一个办法, 叫我们电台的两个播音员上门去拆信。一三五我做, 二四六另一位播音员做。朱先生给车马费, 又增加了我们的一部分收入。来信点播我就能事先安排了, 根据来信内容, 今天晚上要播哪个歌, 是谁点给谁听的, 我都写下来。当时的听众要想听一支歌, 除非去买唱片, 唱片是很贵的, 不然就只能打电话或者写信到电台来点播, 然后就在家里耐心等待着电台播送的那一刻。所以说当时的听众更执着、更痴迷, 也更可爱。

## 因节目结缘终身伴侣

老板陈子祯的儿子叫陈治文, 我们都管他叫小陈先生, 是负责接广告的, 也不知怎么地就跟华纳电影公司接上轨了。有一天, 他来找我: “张小姐, 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这个朋友是华纳公司的部门经理。” 1947年, 我还不到20岁。那个时候, 我们跟大中华大陆合用一个频道, 我们半天, 他们半天。所以就在我半天休息的时候, 小陈先生就把一位西装革履、谈笑风生的男青年请到电台来聊广告业务。这位男青年名叫朱曾汶, 从大同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毕业。凭着良好的中英文功底, 毕业后被华纳宣传部门录取, 23岁就晋升为了宣传经理。

和华纳的合作开始之后, 我就要在西乐节目里插播他们的广告了。朱先生手下有一位专门撰写广告词的同事, 哪个新片在哪里上演, 导演是谁, 男女主角是谁, 配角是谁, 什么乐队配乐, 稿子是全英文的, 每天写完就通过送差的送来。西乐节目安排在每晚的黄金时段, 前曲播了一会儿, 我把音量调低了, 先播报几首点播的曲子, 然后在关键位置报他们的广告, 比如说, 南京电影院将要在下个星期几, 几月几号, 上演一个新片子。男主角是阿伦·博雷茨, 女主角是贝蒂·戴维斯。同时介绍贝蒂·戴

## 应聘金都电台播音员

1946年, 我17岁, 念高中二年级, 因为父亲过世, 家里什么收入也没有了。上不了学, 便在家听无线电打发时间。平日里, 我最爱听一位叫施燕声的女播音员的声音。听说在新新公司的五楼有一个玻璃电台, 施燕声就是玻璃电台里头的女播音员。电台外面一圈是吃茶点的, 客人们可以边吃点心, 边看女播音员的一举一动。我没有条件去吃下午茶, 就整天守在无线电前听施燕声播放流行歌曲, 那声音真是动人心弦。

一天, 正听着无线电, 突然从金都电台传来了一则招人广告。他们希望找一名讲普通话、略懂英语的女播音员。我便打算去应聘。我出生在北京东城, 十岁的时候随家人搬来上海, 虽然在新式里弄里学会了一口上海话, 但说起普通话来还是一股子北京味儿。英语是在进彼得小学后学的, 我的父亲据说在英国轮船上当过差, 在家便老是用英语跟我说话。电台的面试官拿唱片叫我报名字, 我不带犹疑地报着, 他一听我这声音, 一看又年轻, 马上就录取了, 每月六块钱工资。

起初的工作主要是播报台号和插播广告, 因为电台主要靠广告来盈利。我坐在一个半玻璃的、像柜子一样的小播音间里, 桌上摆着一套播音设备, 一旁有两个唱盘, 身后是一个放唱片的柜子。小播音间外是个大播音间, 我坐在小播音间里既看得见也听得到外面的情况。大播音间的节目结束了, 我就关闭他们的话筒, 开小播音间的话筒报广告。比较出名的有家庭工业社生产的无敌牌牙粉、蝴蝶牌雪花膏, 还有一些化妆品、香皂、牛奶公司和医药公司的广告。等下一档节目的人员都进大播音间准备就绪了, 我再介绍这档节目的名字。

## 主持电话点唱节目

没多久, “友罗”洗发香波的老板找上门来, 要求做一档播放外国流行歌曲的节目, 他拿唱片来, 很多都是电影插曲。老板让我负责这档节目, 晚上7:00到8:00的黄金时段播出。这是一档电话点唱节目, 不出几日, 已红透了半边天, 电话根本来不及接。来电的全是青年学生, 圣芳济学院、圣玛利亚女

▲ 1950年, 张芝和朱曾汶在南京路国际照相馆拍的婚纱照



▲ 上世纪40年代末, 亚美麟记两位股东苏祖国(左)和陈子祯(右)在电台大播音间

中、震旦大学、圣约翰大学……这些学生就爱听外国的电影插曲。电话点播还有一个好处, 身边的朋友谁过生日, 可以为他们点唱。学生们都流行用英文名字, 我在播音室外面接了电话, 草草记下人名和歌名, 就赶紧回小播音间里播报。一张78转的唱片, 能放三分钟左右。旋律还没结束, 外头的电话铃又响了。趁着前一张唱片还没放完, 我赶紧在抽屉里“咚咚咚”地翻找, 第几格是哪张唱片烂熟于心, 抽出来就往录音机另一个盘子上摆好。

某月底前的一个晚上, 节目快要结束了, 老板来了一个电话, 通知我说这档节目就到今天晚上为止了, 月底要换稚青女士教唱京剧。我一听, 急了, 这么好的节目, 做得这么好, 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? 接完电话, 我马上就在广播里说出去了: “今天是节目的最后一天, 要点唱的朋友赶紧来电话。明天没有了, 明天老板要换更赚钱的节目上来了。” 这一说, 老板他们听见了。一会儿工夫, 老板一个军界的朋友“蹬蹬蹬”跑上来, 腰里别着枪, 开口就说: “依明朝勿要来了。” “勿来就勿来!” 我就回他。回头打开话筒对听众说结束语的时候, 又加了一句: “各位听众, 咱们后会有期!”

## 从“金都”到“亚美麟记”

谁知道在家待了不到两个礼拜, 亚美麟记电台通过亚洲电台的一位女播音员来找我。据说那时候上海有百十来家电台, 大部分是说沪语的。其中有八家是老牌的电台, 由警备司令部管辖。“亚美”

是无线电公司, “麟记”是蓄电池厂, 还有“大中华”“大陆”“元昌”“鹤鸣”“东方”和“华美”。抗战结束后, 因为受到国民党频率的限制, 两家电台只能合用一个频率, 所以亚美和麟记就成为了一家电台。面试当天, 接待我的是苏祖国老板, 他知道我在金都电台工作过, 就随便问了几句, 最后说: “我们需要你到这里来做播音员, 你愿意吗?” 我当然说愿意了。他接着说: “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。” 于是, 我就这样进了亚美麟记电台。

亚美麟记电台位于成都路静安寺路路口的一栋四层洋楼里, 入口处是一条大楼梯, 二楼是沧洲书场, 三楼是福致饭店, 电台在四楼。因为沧洲书场的关系, 洋楼总是门庭若市, 评弹演员络绎不绝。最有名的要数蒋月泉, 说的是《玉蜻蜓》, 每天骑一辆哈雷摩托车来演出。严雪亭说的是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, 里面有一个桥段是审小白菜, 要用普通话说, 有些字音吃不准, 他就来找我。张鸿声是说大书的, 说《英烈传》的, 有时候也要用普通话说, 我就给他矫正。还有刘天韵、薛筱卿、姚荫梅、唐耿良等等, 他们用得着普通语的, 都会来找张小姐。我在四楼播音的时候, 人家都要上来看看张小姐。小播音间有窗户, 我一拉上窗帘, 他们就看不见了。外面大播音间的上半截是玻璃的, 下半截是白色的隔音板。许多演员下午先到大播音间演播, 再到楼下书场演出, 电台有时候也会转播书场的实况。

亚美麟记的节目很多, 除了评弹, 还有不少学术性、教育性、医学性和娱乐性的节目。老板们认为